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三

明 范景文 撰

奏疏 出鎮稿

別舊營積弊疏

題為仰遵明旨謹別舊營積弊以肅軍政事微臣欽奉
勅書著臣督同總兵官將通鎮額設調援見在兵馬查
補簡練再行招募萬衆欽遵施行隨准兵部咨該本部

題為天威震揚等事奉聖旨這通昌兩鎮募兵各以五千為額依議行兵不在多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舊兵補缺清占與新兵別營分練俱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該部即行諭知欽此欽遵今所募新兵該臣督同司道鎮將挑選訓練丁既壯而糧亦厚法方新而弊不生惟是通州一營額軍二千八百月食倉米八斗俱係通州左右等四衛撥出祖籍版軍總屬副總兵魏都梁統領該臣莅任之初即行閱視半屬空虛中惟家丁三

百餘人頗稱精壯其餘皆老幼殘疾藍縷不堪臣甚驚異隨行諮贊主事章應望監軍道越其杰清查去後查看得該營原額二千八百內撥巡邏三倉二草廠通濟庫竹木廠防守河西務漕運及院部鎮道各衙門聽差塘撥共一千四百名自萬厯四十八年該巡按御史王象恒查閱因疲敝不堪斥汰本營六百名而選募壯丁三百兼其糧以為守城偵探護送錢糧之用即前所聞頗稱精壯者是已其餘現在聽點稱為哨路守門礮樂

及各營將牢伴非老即幼非病即貧又逃亡不到者十居其一此輩向屬烏有或係營官侵隱或被營蠹濫冒或被紳衿占用又係魏都梁破情面而清出者然紙上之陋習似清而營中行伍仍虛俱難一一查詰但隸於版籍皆祖軍也按之則籍在人虛扣之則左遮右掩一旦汰之或難鼓舞人心漸次清之庶幾充實行伍等因到臣該臣批該營虛冒種種雖經刷洗影射尚多豈竟付之不可查不可補耶凡此尺籍所列孰非受廩公家

何不令披堅執銳而俱充雜差或者雜差其護身之符而尺籍固名有實無也仰司會同監軍道再一詳覈等因去後據司道二臣查看得營軍隱占賣閑積弊種種從來皆是天下皆然不獨一通州也今查雙糧家丁見在偵探守城者果皆足數即倉廩庫獄巡邏及防護漕運與各衙門聽差俱為成例其在伍者誠老羸不堪而祖制已定驟難輕汰以啟豐端故聽其若有若無耳且各軍食糧一石止米八斗不足供俯仰之用勢必別圖

生理即衙門應役不過朝夕答應上下分班猶得以餘閒營活今欲責鳩形鵠面之軍以戴甲橫戈之事無論脆弱不堪而以數斗輕糈令其終朝服役毋乃非情不若使之仍役衙門如守門守獄看倉看庫護糧送銀碾藥伏路諸大事俱不可已而欲撤軍歸伍必得另行雇募重派民間又不勝其煩難矣今但嚴查積弊無使侵隱就中擇其壯健加以雙糧庶行伍漸實等情到臣據此為照軍政之弊也久矣聖明御宇銳然與天下更始

臣欽奉簡書諄諄查補舊額敢不肅將從事因檄行司道得其種種弊狀有名是而人非者有人是而事非者有人與事亦是而俱不可恃竟歸於非者臣為愀然痛心悚然骨慄也而諸臣為之解曰此弊非一處非一時噫是何說歟臣攷究而得其故矣祖制邊腹內外衛所碁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於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於屯之外另賦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衝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為

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新之
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於此
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更豈
可悠忽怠慢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軍糈
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問誰典守營官自不
得逭責但魏都梁猶是敢任之人而難返極重之勢固
不在追既往而在飭將來此後寬之歲月專其責成務
使振刷從頭以期澄清到底若仍烏有如故則亦白簡

何辭謹條列數端以瀆聖鑒伏祈天語申飭施行

一穀虛冒夫營之所以虛者以其無人也而糧之所以冒者以其無人而稱有人也通營之軍應差於營而食糧於衛如使有逃即報則糧不冒矣有報即補則伍不虛矣故匿逃不報弊在營官通同冒糧弊在所伍如一軍逃亡管隊與司總匿不即報俟放糧後方行開名把總自此而把總而千總而中軍無不染指比及具呈本將已不知冒食幾許時矣而本將又不肯即補陋習相

沿積漸所致不幾虛無人乎今欲釐此弊除該營隨逃
隨報外仍責令各所千戶每月類報開除之數以憑質
查如有遁同隱冒重究不宥掌印指揮亦令互相覺察
庶法令嚴而人知惕耳目衆則弊難掩矣

一清占役夫占役各處皆然而惟通營為最以其衙門
多也自將官之跟伴以及倉廩監局道鎮州衛等衙門
無不有之在營官占役猶隨營有人其他則一往不返
名在人亡莫可究詰雖衙門各有職事亦屬因公而設

而伍中暗減矣且用無定額營官藉口影射一遇查點
任意冒開此項未清另有一項為卸肩之地此軍未到
別有一軍為銷名之人即設法查點終何益哉今即不
能全汰亦宜著為定例某項該用軍若干某項應裁若
干其倉廩監局部州等衙門軍役或按月或按季回營
赴點總計各項占役外實在隨營操軍若干名即以實
在數目為稽覈張本庶乎躲閃無路營伍漸充矣

一禁賣閒夫營伍何以日虛以偷閒者之多也而將官

實賣之每軍月納二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營矣每馬月納三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載矣究弊所從來則因各衙門使費而起如倒換循環有費月報季報有費年例規矩有費甚至包納罪贖餽送禮物一切繁費皆以賣閒之錢充之於是指一科十因公濟私每月放米催納班錢不以為諱上與下共聚食此軍而伍之充也有日乎以後嚴禁納班其科贖受餽湏從上始所謂源潔而流自清耳

一覈馬匹夫倒馬有年限追椿有多寡所以懲喂養之勤惰也通營馬死先報本營發下追椿即總軍使去月領草料錢糧照舊造支併本軍月糧俱存留在營以充椿銀之數假如應追一兩常扣至七八兩不已或一年或半年始報兵部謠云馬瘦營官肥馬倒營官喜誰肯稽查喂養臆息責成馬軍耶今惟有闔營朋椿則此弊自除朋椿之例各邊鎮行有成效今當亟行未晚也一選家丁夫通州一營非斑白則黃口鳩形鵠面不堪

著眼惟家丁頗稱精壯可用問之乃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恒所議并兩人為一人給以雙糧號為家丁者也彼誠見八斗輕糈不足以羈壯夫則得三百之精強勝於六百之老弱耳今若再歸併二百名給以雙糧合前共五百名亦可作一軍之領袖壯一時之牙爪乎若慮積弊叢生日新月異後日之三百仍如今日之二千八百糧已并而人彌少則隨時補偏救弊又在後之人耳伏祈聖裁崇禎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條奏通營積弊甚晰著范景文著實釐飭家丁并糧還與酌議該部知道

請罷免疏

奏為治旅非才聞言自省伏祈聖斷罷免以重兵政事該臣於邸報中見湖廣道御史一本奉聖旨朝廷大事每經廷議及至施行言官又多借端逞臆是何肺腸這本內摘陳五弊如清釐驛遞冒濫反謂浮靡通鎮督臣練兵反稱頽廢顯是圖便私情代人卸擔姑不深究該

部知道欽此捧誦之下不勝心悚猶未知臺臣論列中
作何語及得其抄疏一款灑灑於通鎮兵之不當增治
兵者之不當設夫兵之當增與汰治兵者之當去與留
自有廟議臣亦何敢言而第曰以懲飭成頽廢則臣不
勝心愧矣臣以章句書生不嫻軍旅荷蒙聖明忘其孱
弱畀以治兵之任受命飲冰從事討練汲汲遑遑殫竭
愚慮詎敢自即頽廢仰負恩私故草創之地難矣而臣
未嘗諄諄言難勞心之餘病矣而臣未嘗屢屢言病然

於難處拮据時勢自有所弗周於病中支撐心思自有所弗逮其為頽廢或者已不及知而臺臣見其微乎此段藥石之言何敢借以自諉而惟用自策勉然猶恐策之不前究也果以頽廢誤重地則臣罪滋深心不勝大懼耳伏祈皇上蚤賜罷免安臣愚分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通鎮軍務范景文須力任料理以壯聲靈不必借言引陳該部知道

汰營將局官疏

題為汰可省之官以一營制事照得從來因兵設官因官制器此一定不易者也然有時因官而分兵因器而添官或以有不可緩之需有不可違之情姑仍漸置亦一時權宜而非制也臣初蒞通地固草昧非他鎮比閭之甲仗一切無有兵士徒手其何以搏故設軍器局責成一官督造今一年來所修繕大小銃砲以五千計刀鎗叉斧以四千計火藥以十萬計以今日之兵馬計所用以今日之錢糧計所成庶乎其足而局可裁也通之

標下有中左右三營而中營兵為舊丁官亦舊官原官
實有兩人彼同生齊魯新尅永灤所謂父子兵也情若
一體之結人經九死之餘驟爾易將恐其不安故暫令
領舊部曲今為時久心亦定矣而營可併官亦可併也
夫局裁矣而匠自俱裁則營伍益實營併矣而兵自俱
併則耳目不紛去贅麗而清耗靈道似當出於此伏祈
勅下兵部覆議將叅將白三學守備張瓚徑行裁革赴
部另推匪汰冗員亦所以節繁費也

更定經制疏

題為看詳經制煩費可惜懇乞聖明勅下更定以垂法
守以便供億事臣准臣部咨題前事奉聖旨據奏昌薊
等鎮兵馬文冊營伍多寡懸殊冗弁黃緣濫竽及鎮道
公費書皂匠役冒餉等項種種積弊全未清釐該督撫
明指詳定經制所料理何事如此錮習相仍邊政何時
振飭該部即逐款摘出著令查覈更定速行回奏今後
各鎮如有廢棄罪弁無籍姦棍鎖營洛薦聽用的該督

撫卽指名叅來嚴究重治若徇情濫收以致剝軍侵餉
責有所歸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仰遵明
旨詳繹原題諸款雖未指及通鎮而所稱營制當齊冗
員當去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臣鎮兵五千因兵設官因
官設餉一切經制屢經計部酌裁創立之初無他耗孔
然天語申飭臣獨何能自己乃於省中求省汰而復汰
各鎮所無者不欲其多即各鎮所有者寧從其少期於
去一官餘一餉餘一餉養數兵如是而已矣除前另疏

裁併營將局官外又減千把等官若而人聽用名色一筆勾去每月節二百三十餘兩更定經制具疏上聞至於廢弁鑽營臣向業以冷面從事此後果遇竿牘即付白簡煌煌在上斷不敢徇情面而褻明命

扈蹕祈雨疏

題為恭聞聖駕步禱謹報移師扈蹕事臣准臣部咨為欽奉聖諭祈禱雨澤事內稱該內閣遞出揭帖奉上傳久旱為災圖回當亟應遵皇祖步禱之例朕即恭詣郊

壇為萬民請命卿等速傳該部具議擇日來行朕居文
華蔬食已久不必復行齋戒以致遲延欽此欽遵該禮
部擇於某日祈禱上請傳奉到部移咨到臣臣捧誦聖諭
仰見皇上敬天勤民如此極至無以復加也在昔盛王
桑林責已雲漢興憂千古傳為美談乃皇上齋居便殿
躬詣郊壇惻然為萬姓請命紹法皇祖昭格蒼穹精忱
元感澍澤自將立應也念臣虔祈浹旬誠微莫動自愧
不職干和致煩五夜焦勞而當此龍行雲從萬靈環護

臣鎮在郊圻分當擁衛謹督同總兵官李國禎提師三千列營近地先雨師而戒道拱日馭以清塵謹此具本奏聞

奉旨回奏疏

題為奉旨回奏事接兵部咨該臣題為仰遵明旨等事奉聖旨屯政條議甚多未見確畫明效惟是兵必求精無以浮額糜餉差堪補救近王道直奏通鎮兵多老弱即是餉足養此何為范景文還將任後訓練若何應若

千人足用援兵若干人可撤明白奏來凡督撫官條議
兵餉只就所屬地方事宜切實登對不必泛襲於緩急
無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茫無深識祇有
小心接到部咨儼承明命不敢不殫竭愚慮仰備採擇
亦以年來釐剔舊營實見如此規畫乃可一望改觀荷
蒙皇上寬其迂濶以通兵詰問臣感悚交集如臨淵谷
臣奉命募練惟新兵五千為重關臣王道直所言赴赴
桓桓意氣飛揚者是也其云老弱原指通州舊營而言

夫此舊營祖軍向日半屬將官賣閒半充各衙門占役
餉飽饕腹名點鬼簿并此數無之臣近力破情面苦心
綜覈盡數清出復使歸伍復為捐貲繕器械製旗幟令
與新營分曹遞練然而新兵月餉一兩伍錢彼止米八
斗約值五六錢耳以是下令清勾壯士裹足無至者熟
思招徠鼓舞惟有清屯益糈一法如奉旨并糧家丁五
百亦舊營軍也而驍騰之氣與新兵等固舉目可見者
臣任後所加意訓練者此五千五百人潞河神京左輔

相距密邇諒自無逃聖鑒也至於援兵久懷故土之思
當為及瓜之代湖浙三千六百五十人均屬可撤無半
去半存之理獨是兵撤之後尚煩商酌聖明圖維於足
用之數其念要地意良重哉臣愚以用者用以戰馬用
以守馬戰則須車營須騎營非二萬人不可辛酉間曾
設撫官練兵亦此數也守則通州二城垛凡二千九百
八十有奇兩人一垛僅足登陴外又有把門守巷哨探
設伏等項仍須多人如已巳城守法京營並真定兵已

一萬八千人是無論戰與守其非五千能辦也明矣臣擬請增兵以餉難而止故與閣臣孫承宗督臣張鳳翼洛商有減官益兵減客兵益主兵之說主兵益而援兵可撤也今似當預儲一旅以備不虞此臣所為就通計通者如此伏祈聖鑒下部議覆施行崇禎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新兵固宜加意訓練舊營兵既經清覈果能實心振飭自當改觀豈家丁五百名外更無堪用且見覈實數幾何前王道直疏既不明開范景文又復

含糊所稱綜釐仍屬故事還著明白奏來楚浙援兵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奉旨再奏疏

題為奉旨回奏事准臣部咨該臣題前事奉聖旨云云
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捧誦嚴綸措躬無地自念新兵精
練已蒙聖鑒惟是舊營綜釐雖費苦心敷奏原欠明白
皇上寬臣罪而令之覆奏感激天恩何有極哉通營軍
額二千八百既并雙糧五百外單糧一千八百一共二

千三百名此見額也臣已載入經制再塵御前關臣與
臣故未贅瀆亦以人臣隨分盡職何必嘵嘵自明茲復
凜承明問乃敢以振飭之實詳言之臣初被命駐通遼
覈戎伍見通營單虛不堪著眼家丁三百尚自可觀詢
之先年按臣王象恒以糧薄軍疲并兩軍為一軍故與
衆別臣謹別舊營積弊疏云得三百精強勝於六百老
弱因議再并二百名荷旨俞允如數選完此五百之數
所為堪用以此至於一千八百人往日半充占役列署

基置已去強半而其半則將官賣閒領到月糧盡飽饔
腹冊中所列子虛耳臣減屏驕從清占先自身始各衙
門遂無敢占役者營衛官亦不敢賣閒從前黠鬼之簿
始有其人此臣不徇情以振飭者也向因無人並亦無
器今有其人矣而無器與無人同臣復修製刀斧一千
件鎗砲五百件大小旗幟一百餘件人人授械非復空
拳一指揮間乃可以軍皆出捐貲未曾損帑此臣不惜
費以振飭者也臣任叅督治不過明調度持賞罰慎稽

覈而操演自該將事魏以庸不任而斥章以病不任而斥即舊道臣越委查茹賄亦重處不少假千把等官慎遴選嚴甄別冗員之糜薪水者裁汰殆盡此臣不避怨以振飭者也凡此清冒覈虛幾經拮据乃得化無為有然而版籍之去留額糧之增減與新營不同化弱為強因委曲為清屯一議豈可已而不已哉其實臣之作法亦不專恃此已一面多方劑調簡練以期漸改觀無負聖明責成至意總之臣賦才原短遇事認真殫竭心

力何敢以故事應也伏惟聖鑒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
奉聖旨據奏通營舊軍雙糧單糧名數知道了既係裁
併虛糧查明見額益當加意訓練實裨戰守毋得仍託
空名復滋詭冒以致額伍反虧軍備愈損該部知道

議建敵臺疏

題為議建敵臺以固城守以鞏重地事臣惟從來善守
者敵莫知所以攻攻有遠攻有近攻其遠攻也弓矢鎗
砲憑城施之易耳近至城下而勢促力窮此危道也昔

人因有敵臺之制敵臺者緊附城外虛中以安神器三面橫擊出奇無窮在我上下無畏而敵不敢逼一逼立遭糜爛護城之法莫妙於此故曰有城無臺猶如無城臺非其制猶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而臺又所以衛城也通城逶迤十七里百萬儲峙軍國命脈存焉向惟據河為險永堅以後遂復無險可據何所恃而不恐臣為守計於客歲曾議建敵臺部臣以時詘難舉停閣不覆然臣此念日夕未嘗忘頃監軍道臣張春來巡視周迴

深以臺為當建與臣議合春躬冒矢石守城與攻城之事皆身親經過與逆揣者不同而後知此工之必不可已也夫功之成也益利甚大而工之興也資費頗多此時仍一內請築道旁舍耳土木灰石臣願一力任之一年公費刻意節存可得數百道臣將去州臣初來并有所助一切不以煩公帑但一須甄料燒造難就也運船所帶得數萬便足以濟至殘缺委河干者甚多願以請之工部一須人夫流傭難集也京邊班軍量撥數千以

來每日給米二升以備饔飧願以請之兵部與戶部諒
諸臣同心謀國或不復靳乎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少助
臣力則浹旬之內屹成金湯神臯重地豈特為通而已
哉目下履霜將至農隙糾工惟此時為然若其刻期舉
事可冀不日告成一或稽延便至耽悞臣束手無能為
計矣更祈聖明嚴飭該部施行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九
日奉聖旨敵臺有裨防勦覽奏不煩公帑力任建築范
景文具徵任事所需工料等項各部酌議速覆

議留道臣疏

題為道臣不便屢更重地未堪久曠謹順輿情酌時勢
祈賜留任以固重鎮事臣捧讀明旨據奏張春力任解
圍具見忠幹所舉各將劉應國等及永平官兵矢心報
効的俱著統領出關聽樞輔調度協圖勦擊事平從優
擢叙其應否加督陣名色該部即日酌覆永平道事務
仍著王凝祚用心料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而嘆曰
道臣張春者前年臣初疏起之用於永而即成復灤之

功今年臣再䟽起之用於永而願收救凌之效春能矢
心臣可借手至於王凝祚復任一節以臣愚仰繹明旨
所云永平道事務仍著用心料理者似謂凝祚尚未離
永仍著料理耳乃今已入通矣日前由永來通此時又
由通往永道里往返不遷延乎時日荏苒不耽費乎於
永未必濟急於通反為交誤夫孰非皇上之疆域孰非
國家之政事而可若是也通鎮初創草昧經綸軍務承
宣道臣為政一日缺人則一日誤事乃今一年之內四

易官矣如越其杰之以人累地臣為議斥胡福宏之以地累人臣為議改張春王凝祚可謂人地相宜而仍相繼他往不得一日安位行志夫非其人既不欲使之留得其人又不能挽其去席煖不遑幾時得一人之用得無以通可置若遺而官於通可委若寄乎恐從此而此地之官視身若寄肩荷必不真此地之人視官若寄精神必日玩將藩屏之司等於傳郵咽喉之地等於兒戲甚非所以示觀聽而肅人心也而不但此也此交彼代

茫無整頓之期送舊迎新徒多繹騷之患根本重地豈宜如此且皇上亦知通道之久缺乎自胡福宏五月去後中間張春在通一月止了應酬叅謁事虛無人者已五越月矣若再易移必另推補計其蒞任知在何時臣坐鎮一城之外皆若秦越非如他鎮諸道錯峙足委代庖可更不可更可曠不可曠聖明穆然深思必有以處此也伏乞勅下部議立覆施行奉聖旨王凝祚已有前旨著速赴永平料理通州道臣原係暫設不必推補該

部知道

郊祀扈蹕疏

題為恭逢郊祀大典謹報移師以衛聖駕事節屬秋分
恭遇皇上肇祀夕月壇維時天朗氣清遠聞蕭鄉時和
歲稔用薦休徵以洽神人式瞻中外太平盛事莫明備
於此矣臣羈跡東郊翹心西時遙想闔闔宏開重輪煥
彩方且萬靈呵護百辟趨蹌莫不共効駿奔之誠以壯
龍鑒之色如臣職在詰戎分當屬橐未能瞻仰末光先

望舒而引曜猶幸遭逢曠典同葶收以清塵謹督同鎮
臣李國楨統兵三千遙扈清蹕臣又伏念當此築場未
竣仍須擇地為營當令車馬繽紛不礙田疇蕃茂庶幾
六飛靖謐兼看四野歌呼則臣所為仰體皇上敬天恤
民之意而肅將從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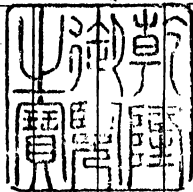
覈覆兵馬錢糧兼陳掛號疏

題為循例覈覆兵馬錢糧兼陳權宜掛號以便奉行事
據管餉運主事臣林宏衍呈送季奏通鎮兵馬錢糧文

冊到臣該臣提取監軍道臣掛號文冊比對無異謹遵
前例一面將文冊咨送部科外特此先行奏聞外有掛
號一事為覈查所關不得不酌權宜者今天下錢糧掛
號皆緣道臣以各營兵馬逐月消長故其支餉必經風
憲之臣一一查實然後掛號會送餉臣餉臣照號給發
即督撫覆覈亦取道冊為主以餉冊為符通鎮向來相
沿非一日矣近奉明旨以道係新增罷不復設而掛號
遂苦無人臣與諸臣議欲歸之密道則往返二三百里

既主兵不便覈援兵不便待矣欲歸之鎮臣則自造自
查不便欲歸之餉臣則自查自放不便欲歸之臣自覈
自覆又不便而法於是乎窮臣以錢糧互相覺察則弊
難容一有滲漏則蠹易起於無法中尋法無已則暫委
州官乎彼其人猶是科目就通之地按通之兵以通之
官稽通之餉庶乎其可行也若以有司事權不重則禁
扣尅防虛曠臣一切任之但使掛號餉臣得據之以度
支臣得據之以綜覈較於三者猶似為便窮而思變不

得不然伏乞勅下戶部議覆施行奉聖旨酌議速覆



文忠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范逢恩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四

明 范景文 撰

奏疏 出鎮稿

恭報公費繕器疏

題為恭報公費繕器以祈聖鑒事臣奉命出鎮之後該戶部覆題管制已定一疏奉聖旨兩鎮拱衛京都士馬芻糧自當早計以資飽騰若公費聽用名色俱裁減以

古名臣身先士卒下同甘苦自處今既經酌定姑准支給還各汰冗節浮積盈補虛以供繕器買馬之用欽此欽遵臣拳拳服膺皇上既頒賜予以養廉復勤訓迪以教忠感恩佩德寧敢有所隕越況夫飲水自砥約已奉公所自盟者素矣除馬匹請之罔寺無須市買外惟是器械一節額銀萬五千耳軍中所需千頭百緒欲以器就銀而器不足欲以銀就器而銀不足臣開局打造差官冶鑄皆取給部銀乃復出公費另作修繕一項或飾

舊或整新專責一官以董其事若砲若鎗若刀斧共成
三千四百餘件與局製相為輝映至於兵書戰策所載
術士劍客所傳軍火秘器堪備攻守之用者皆令製一
以備掌故之遺於是充牣庫藏布滿行陣而器不可勝
用矣此外餘鏹遂以盡供城臺版築而雙臺屹峙五兵
森列乃可借手以報皇上也緣臣原籍距通盈盈衣帶
水日用所需一航載至無須重煩公廩惟是聖主曲體
臣下涓滴皆恩始也不敢固辭以虛明貺既也不敢妄

費以愆明訓區區犬馬不過以公家之財了公家之事而臣何有焉謹將繕過器數造冊徑送工部備查謹具疏以聞奉聖旨據奏節存公費繕器築臺范景文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慶賀萬壽疏

奏為慶賀事恭逢萬壽聖節臣不勝歡忭謹率闔鎮官員將吏望闕叩頭具疏稱賀者恭惟皇帝陛下恩翔九有道奉三無五行在手幹旋生運不息四德隨心含育

貞下起元應十二月成物以周天肇八千歲為春而始
旦一人有道懋膺五福之疇四海同熙共祝萬年之算
臣馳驅再歲瞻望五雲值虹流電繞之辰遙想天顏有
喜獻海晏河清之頌欣歌國運方隆衍祿位名壽以無
疆鞏社稷河山而永固

請告初疏

奏為臣病難支思親更迫懇祈天恩允放以保餘生以
盡子情事臣孱弱謏庸無所當於任使荷蒙聖恩忘其

不勝而令之詰戎於通臣感激知遇亦自忘其不勝也而竭知盡愚以期効區區在鎮一年十月矣伏皇上之靈獲有寧謐臣少逭於罪戾今福過災生仰負恩眷能不以苦切至情籲天上控乎臣秉質原虛向來節畱僅得不仆前年入援冒風觸雪爾時急難之切不遑自惜而腠理受傷遂成痼疾風嗽之症遇寒輒發至今冬而劇入臘連昏達曉至不停聲食下咽既難藥入口旋吐臣猶勉事醫藥不敢煩瀆至尊頃接家報臣父聞臣抱

恙日夕憂惶至減七箸詢其病狀視臣更危急望臣歸
眼幾欲穿臣一開函血淚潺然夫父既思臣而病病當
益甚臣既病而思父病何能堪此時性命之憂猶覺為
小而方寸已亂或誤疆事則臣罪大矣伏祈聖慈憐臣
至情特允放歸少蘇病骨并慰親懷將臣父子之生皆
皇上再造頂戴高厚何有極也臣無任激切懇籲待命
之至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奉聖旨范景文奉
命督鎮著遵屢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

請告再疏

奏為臣病調理日久痊可無期仰懇天慈以祈矜憐允
故事臣於崇禎五年正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為臣病難
支一疏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著遵屢旨安意料理
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時
恭設香案力疾扶掖望闕叩頭外感悚之餘凜茲天語
敢不黽勉以仰承明命顧臣莅鎮二年於茲矣凡當料
理者業已盡瘁從事不遺餘力故前歲冬脇痛勢在瀕

危昨歲初冬下血勢又瀕危以時正枕戈恐死不敢以
病聞即十一月內病嗽不食數日涿兵調通力疾點汰
事畢暈絕退而不省人事者一晝夜然猶延至逼歲乃
始籲天則臣之陳請非敢輕矣凡人之病皆可醫藥自
輔抑情自遣而臣之病則以憂親而起病因愁生愁彌
增病故前之減餐者今則每數日不食矣前之少眠者
今則每達旦不寐矣前之痰嗽今連聲不絕且中帶血
絲矣以致元氣日虛肢體日削喘逆怔忡諸症雜作日

起惘惘如有所失強一翻閱文書氣息輒復不屬頃千里延醫束手無策以為病家進退驗之冬春之交此時不愈療治更難臣始錯愕嘆嗟而不復望生生之者亦惟我皇上耳臣受皇上簡任隆恩誓竭踵頂以圖報稱乃事劇不敢言時危不敢言今通兵日供調遣壁壘半虛似亦無所煩督治為者贅庖當裁非圖弛卸亦可諒臣心事矣伏乞天慈矜憐即允休致此後未盡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雖骨化形銷無非銜環結草之日也臣

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奉聖
旨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
該部知道

請告三疏

奏為親病身病相關益迫瀝血冒死懇恩速放以救臣
父子之命事臣初因身病親病具疏祈休蒙恩未允嗣
傳臣父疾少瘥再疏止以臣病為言伏枕候命頃家童
至自原籍云臣父前病復發醫藥不入命在旦夕賸賸

不能作書但口囑令臣速歸一面遲恐不能待也臣病中聞言即時驚痛嘔血暈絕家人急救半日而甦緣臣父待臣歸而永訣臣病勢又將不能留父而永辭皇上矣方寸迷亂諸務不能思綜止有忠孝二字耿耿未昧蓋身原無病而故假託以圖弛卸皇上必不容此不忠之臣以彰明法乃親實有病而猶忍心以戀位祿皇上亦寧容此不孝之子以玷聖朝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復冒死以瀝披於聖明之前也伏惟聖恩鑒原允放臣歸

即不能留父之命猶得送親之終少盡烏私若未填溝
壑異日尚得蹇蹶以報主恩於萬一也臣有心可剖無
淚可揮語促情窮一字一血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上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請告四疏

奏為臣心甚苦臣計已窮再祈天慈俯垂矜憐事臣接
邸報該臣奏為臣病調理日久一疏奉聖旨督鎮重寄

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欽
此又臣奏為親病身病相關益迫一疏奉聖旨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即設香案扶掖叩頭謝恩外
伏念臣才庸體病何修而叨皇上惓惓不棄若此感茲
慈眷彌覺恩重身輕捐糜不足明報寧復再忍言去但
皇上猶天也痛則呼天一腔血誠非聖明誰其憐之乎
臣係獨子與臣父相倚為命從未別以經年今役行間
者三載矣向來兩地相牽日夜悵望時傳安好猶難信

耳一聞違和何以為懷情急籲呼豈得已哉臣倉皇拜
疏後一面遣人問狀回傳臣父以驚切震鄰心勞倚閭
積鬱沈疴已歷數月不解入春復感瘟疫腫發頭面前
番使來勢殆綿惛手不能書目不能視但喉間微微作
聲促臣速來以圖一訣闔家環泣罔知所措嗣幸越宿
汗出火邪小退而元氣則鑠銷欲盡奄奄牀褥今尚無
起色也夫望七頽齡原屬風燈難保載經危證又似霜
葉易零此後調理之難倍於攻伐而臣兄弟終鮮母氏

先亡湯藥誰嘗起居誰省迴念垂白老親形影自弔臣
能鐵作腸肝乎憶向癸亥之歲臣方以驗封休沐里居
臣父宦遊吳興傳聞抱恙臣介馬而馳十日行三千里
往視昨聞報時恨亦不能縮地奮飛而獨以受命治兵
擅離有禁寧忍痛茹悲不敢稍一隕越明法惟朝夕長
號腸已斷心已碎將吏無不見且憐也臣念臣之所自
致者身而身已憊矣臣之所自盡者心而心已亂矣亦
何能攄籌策竭股肱以少裨疆場乎上縱不為臣獨不

為封疆一動念乎皇上憐而放臣臣父子荷皇上再造
生生世世誓不敢忘即不然或請假一月恩准歸省臣
鄉距道六七百里往返不過數日今春和冰泮寥寥數
兵暫付鎮臣代理臣得歸而少盡烏鳥之私將出而復
竭犬馬之報想聖明亦所不靳也臣不勝哀懇激切待
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十三日奉聖旨范景
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

恭謝天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崇禎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邸報該臣奏為臣心甚苦等事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痛念臣因父病三疏乞歸未蒙俞允嗣聞垂危情急不得已而以假請區區此心謂即不得盡一日之養尚可圖一面之訣也不意臣積罪崇深禍延臣父於本月初八日在籍身故訃至之日臣絕而甦甦而絕者數矣在疚中遽荷聖恩矜放捧讀天綸不覺感泣而繼之以血也即當仰遵

明旨奔跣而南臣原無地方錢糧之責兵馬千餘各有將領其勅諭符驗旗牌關防容臣另疏進繳除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理合具奏以聞崇禎五年二月十五日
上二十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留銀修城疏

題為城工有緒心切圖成謹留節存銀兩以完前功以畢愚衷事臣惟軍中之事戰與守而已戰者恃人守者恃地而地何所恃則深溝高壘是也念通為積貯儲峙

藩屏神京地之重何如者臣初莅鎮勘閱見舊城敝壞問之幾十年不修矣爾時即有版築之意而權興工用度費不貲去任知州盧承業請發萬金猶恐不敷尋復奏繳而罷然臣空手雖難觀成而嘔心蚤已夙晝一年來胸中不知幾迴環矣及登陴飭守覩茲頽堞敗墉不惟難以當攻衝而駐立無地捍禦且不能施殊用心凜臣遂不度力思與臺功并建也因出貲募匠乘隙鳩工補缺峻圯於一月之間三面已竣百雉為增蕩蕩不可

上而人有固志矣但是役也未曾請輒止於壘土然不行砌結終難經久雨水霖蝕前功不仍棄乎臣擬春和始終其事而不意孽重召殃聞憂以去夫人臣計封疆在任為之去而置之非忠也故此城一處不完則臣事未了此工一日不竣則臣心不安臣觀知州李一爵勤廉有幹力能辦此所苦者錢糧耳臣原積各項以備此工之用者一為製器原領工部銀製過器械剩一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一為操賞小盡曠銀已經題作操賞除

用過外存五百三十兩有奇一為節省臣各項搜剔樽節及州官呈報贖鍰一千三十八兩有奇一為鹽菜修城班軍戶部如例准給及臨時截日扣存二百二十四兩九錢八分七釐九毫九絲見今分貯餉司州庫以之辦料充然有餘使州官悉力為之而營衛協助夫力可望不日之成從此糧儲重地永固金湯孤臣去國一念惓惓庶可仰答萬一乎伏祈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請卹疏

奏為微臣將父不遑先臣急公可念伏祈天恩照例賜
卹以光泉壤事竊臣夙服庭訓每以忠孝為兢兢自受
皇上督鎮之命日夕盡瘁業以忘身自矢矣而所耿耿
不能忘者惟是明發一念頃因臣父永年在籍抱病痛
關嚙指灑血陳情四疏始蒙恩允而臣父不及待矣此
自臣罪大孽深逢天降割夫復何言徒跣南奔得入里
門憑棺慟絕屢救乃甦細詢臣父病中諸狀始知向來

倚閭心勞寢疾日久而獨秘不令臣知書信往來詭傳
安好及家人見勢沉危密使來通猶從枕上強起止之
曰兒受皇上簡委封疆之任寧可以此分其內顧臣一
聞言五中摧裂念臣既不能代先臣以終報皇上又不
能將君命以永訣先臣慚負天地真為戮民思所以貢
黃壤耀白日使臣父雖死猶生而臣生可不死者惟恃
有明恩在然臣不敢以私請也按會典一款在京三品
四品父母喪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

又卹典條例一款遇有軍功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
母臣父原任南寧知府以禮致仕誥封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以恩詔進階大中大夫其履歷在吏部可查也臣
先撫豫星馳入衛被命守涿又奉旨范景文馭兵有法
事平併叙守昌兩月陵寢晏然守通二年漕運無梗在
通修城臺飭兵伍製器省銀三千四百餘兩募兵省銀
一萬六千五百餘兩節經題奏其案卷在各部可查也
總之臣三載馳驅所經歷皆軍中也三鎮防勦所指縱

皆軍功也即臣之不遑將父予歸而未得即歸亦因軍事也時方多故既遺家念以報主仁宏錫類須借君恩以榮親聖主體下當不靳一憐而卹之乎臣又按會典一款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臣母誥贈恭人馬氏見昔六年尚殯淺土今將與先臣合壙若不得并沾浩蕩如人子之心何臣查有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張紳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

郎李景元事例可相援比二臣皆陞未任臣實歷左侍郎二年抑又過之伏祈勅下該部查例覆請准予應得祭葬庶龍綸一煥烏私可伸教孝作忠一以寓之矣臣不勝哀籲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

謝卹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該臣以臣父原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范永年病故奏乞卹典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禮部題覆奉聖旨准

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馬氏并祭欽此隨該河間府知府石文器前來諭祭本府給與葬價夫匠銀壹百伍拾兩臣謹叩頭祇領如式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伏念臣四疏予歸三年行役罪多功少幸見宥於明君累重孽深乃貽災於嚴父久違晨夕空傷徐庶之心永隔幽明祇抱率魚之痛拊心而呼厚地幾思泉下相從灑血以叫重閭何期雲邊忽下如綸如綍載煥龍章若斧若坊遂光馬鬣照元局而不夜賁幽魄以如生颯颯

几筵儼靈風之來集
焚焚苦塊轉雨泣之橫流
仰承及骨之仁俯切銘心之戴
追念馳驅多事馬革未酬唯傷
含殮無能烏啼欲絕終天抱恨
覺蓋載以難容奕世銜恩兼哀
榮之備至九原可作頓紓風木之悲
七尺尚存敢忘犬馬之報願同薄海
共祝如天臣無任瞻依頂戴之至

辭南憲疏

為風紀重任難勝揣力不堪就列懇祈天恩俯准辭免

以重臺綱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原籍接吏部咨為缺官
事奉聖旨是范景文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
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悚惶伏念臣器資庸陋學
術淺疎守徒硜硜而未達乎方材實戔戔而難適於用
故廿年登籍家食之日為多而三載席苔生人之理已
盡日惟閉門將攝以延殘息擊壤詠歌以樂聖化於願
畢矣忽聞寵命被及幽巖俾之領袖臺班紀綱南國顧
此特達之知迥出夢想之外淵隕冰兢罔知所措竊思

柏臺為風憲之地而陪京乃清議攸關位次六卿階隆
獨座如此清要豈易稱塞即如傅淑訓資望數倍於臣
臣方遜謝不及而何敢以糠粃先之清夜循省逡巡難
前實懼仰負殊遇非徒俯明素志已也為此披瀝伏祈
聖鑒收回成命別簡才賢將增憲席之重稍逭負乘之
譏矣

奏疏

南樞稿

飭屬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題為敬陳飭屬之要以肅
邦政之規事臣才識謏庸素闇軍旅猥以時急明冒隆
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敢不勉竭駑鈍以報
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之司平時不易肩
承今日更恐隕越將卒之驕媮久著營伍之廢弛日深
若不徹底澄清力為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芻偶搏
拊之戲其何以鞏護豐鎬奠安東南哉顧受皇上非常
之簡命者臣也有智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

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効匡襄豈惟人各自豎并以佐臣不遑特絜大端共圖黽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諸司臣者有五一日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贖故非守嚴一介何以剔釐百奸不惟暮金暗投大犯清議即有常例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為身名之玷也一日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最各衛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

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
故必勿徇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庶幾
乎一日嚴火烈人畏水懦人溺涖軍行法益難寬假當
此人情營競私意窺矚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
情緣盡行祛戢除入署詰戎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
關道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疎坊表一曰密兵
詭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為炯戒不有謀之
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

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堤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勤精敏則神助闢茸即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不梗梗蹶蹶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矣況救民水火之日正卧嘗薪膽之秋退食猶屬焦思在公豈容懈體尚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盲者必用鍼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任已宿部中

却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叮寧告誡如此倘臣
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
皇上之明法以從事澀血而言言止此矣奉聖旨覽卿
奏諸款自是服官軌範樞司尤宜恪守還務身先帥屬
以副重寄該部知道

附五箴

景文涖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
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凜承爰作箴詞共相

勗勉用識對越無或愆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挈廉為貴山泉寂清市泉浣穢名盜忍渴顧
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高鳳儀聖世靈瑞竹食
醴飲先潔其喙鳶嚇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窒大防終
潰一介是嚴百奸可墜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曷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毋

主恫疑地博斯容毋匱敷施日照月臨肯點纖疵江海
灝溔萬艘風馳鳴鳩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
宜偕于大道權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乎威受式國賴嚴臣荆
榛姜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凡百
君子毋恒毀則影也響也實來僭慝維我高皇謨訓翼
翼敢以骴骹而殄章赫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炯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受凋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獍梟口能興戎實維禍挑如古之人用晦于昭阿柄陰握獄立不搖寶此畜蓄填彼羸翹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媮朝講夕晝夜計罔虛華膺祿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於劬王事

靡盬不承權輿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景福是攄微臣作箴敢告匡胥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奏為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旨通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接提塘官吳夢禔報稱流賊八大亡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

密察情形撫剿互用須防意外毋墮彀中并咨江楚鳳
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
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
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
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
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恭彼苞
孽為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剿曰撫權可兼行勢
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剿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

剿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剿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為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貸於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

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
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
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
之徒易於響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
告使飭江流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
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
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為預防
乎伏祈皇上嚴飭理臣既任剿何以剿之不力兼任撫

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弭患於未著寧使臣言之
太過疆事尚亦有利焉并勅楚江應鳳皖操各撫嚴督
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多方預
防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
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
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九月十八日奉旨該部者
議具奏

謹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奏為讜論當存人材可惜
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
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
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
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焰熾不能即慰一人
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
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
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緣首膺白麻想因從前綸

靡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嚴疆曉暢邊情必能雪耻
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諒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者
輔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為請
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
應之心天下亦多諒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
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
尚可據金革以為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
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

欣然嘉納蓋惜材濟急不妨道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
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廷併行不悖孰敢
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
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
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
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
光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
今以草土棘人置鼎鉉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

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
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為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
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為主在上
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
上聊示勗懲益神磨勵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
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
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為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
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

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為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
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傑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
則不能出而有為即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
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
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
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
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
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

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
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
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為國瑞劉同升趙
士春忠孝家傳蔚為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
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
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
稍嫌於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
其戇如公孫宏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

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
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為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
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
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
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撻拾合瀆明屬
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
知道

讜論當存復疏

奏為遵旨明白具奏事臣等於八月十三日具有謹論
當存等事一疏頃於十月十九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大
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撻
拾合瀆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
白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誦明綸戰
慄無地魂魄少定感激倍深臣愚戇性成干冒宸嚴自
揣斧鉞萬無可辭乃蒙皇上廣示包容曲垂訓迪豈敢
飾臆匿衷不以實控伏念臣等備員九列誼當遇事納

忠非僅營一職遂稱報塞如輔臣嗣昌奪情起復皇上
因流寇未平不得已而借材原屬一時權宜而輔臣以
金革之事無避難始而握樞繼而秉成一時諸臣引誼
相裁而臣等仰讀詔諭諄切恪遵明旨無敢傳會瀆陳
兢兢然庶幾自附於尊君體國之義矣惟是黃道周等
以疊疏執爭致蒙譴謫雖抑揚進退在聖明原屬磨勵
之權而中外人心未喻淵微咸為五臣惜即輔臣身在
事中猶極力解救臣等若坐視隱忍知無不言之謂何

維時南中諸臣心有同然以為申救道周等明旨未嘗
飭及人材可惜大體所關當以公言之臣叨任叅贊班
行居首因齋沐屬藁以示諸臣諸臣皆以為可遂疏名
列奏祈皇上宥孤直而安輔臣此當日之實情實事也
臣既拜疏旬日以後得接文華召對始知皇上稱道周
操守又云才亦可愛然則道周砥礪生平久乎帝鑒臣
等瞽說何裨高深祇因抄傳到遲以致多此贅語含慚
引咎無地自容耳竊念臣北鄙豎儒從來無黨況於道

周等鮮半面之識止知為朝廷留一人得一人之用豈
敢徇私捩拾仰負隆恩致干明法哉臣等跼伏南國玉
階遠隔今聆聖訓彌切服膺若復稍隕越以為明主羞
真斧鑕之所不貸矣適以寇難內訌料理師干夙夜徬
徨語無倫次又不敢久稽回奏以重讟戾謹此明白具
奏并行認罪乞恩惟有束身席藁靜聽處分而已臣不
勝戰慄待罪之至奉聖旨朝廷用舍大柄豈容倒持黃
道周諭旨甚晰范景文何乃倡衆黨庇著該部院議處

具奏

革職謝恩疏

為恭謝天恩事該臣於邸報中見吏部一本為遵旨明白具奏事奉聖旨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衆大臣體國之誼安在著革了職為民其餘姑不究員缺速推堪任的來用欽此欽遵伏念臣闇不知機慙惟任性四年拮据空餘報國之忱二豎牽纏愧乏匡時之畧據其負乘之誓久應幽黜之條仰蒙皇上廣示涵容俯垂寬貸

姑繩微罪止究多言列之編氓弛於擔負自天而聆綸
綍如夢得醒伏地而省愆尤遁身是汗黨非盛世所有
名豈臣子可居臣即顓愚寧敢故蹈良繇惑深莫解識
昧括囊以致福過災生罰從褫帶彌知誼重自覺身輕
臣罪當誅妄欲移山填海君恩甚渥何殊厚地高天從
茲鑿井耕田歌詠總歸帝德兼以補劓息刑頂踵具感
生成不盡銘心願言沒齒謹於日辭陵恭設香案北望
叩頭謝恩外臣無任悚息瞻依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

遺疏

大學士臣范景文謹奏為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竊臣猥以虛庸仰蒙特簡自矢竭忠據蓋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即值太原告陷大厦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追賊既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為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為為之能不痛恨

於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奸
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義蚤圖恢
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可
勝泣涕依戀之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獻牘附

東昌存稿

濮州周士元

周士元品地高明材猷詳練三載之釐剔狐鼠穴清兩
地之沾濡甘棠蔭茂誠為廉善允矣循良正宜共濟仔

肩何期興思嘉遜據彼情關岬岵誰云慎爾優游因而
病入膏肓果難愈以旦夕援弗能止倦而欲還與其繫
之進退之間徒鬱其心何若予以恬尚之名用成其志
但其賢聲懋著志行可嘉合無准令致仕仍加職銜以
示激勸又或念其年力方強許以病痊起用此則格外
之遇統惟上臺裁奪

王玉

王玉之與丁財富地相鄰而心相構者也王玉疑財富

之竊豆也偕其父以詈財富之門則屈在王玉財富恨
王玉之嚷罵也率其子以毆王玉之父則屈在財富小
忿不忍大家俱錯但非有不可解之怨也奈何王玉輒
以盜訟乎至於王玉以盜訟而州衙以盜捕矣至於刁
承恩之持票來而財富之三錢往矣無風起波致費阿
堵財富能無腐心於王玉哉夫言盜則無賊而王丁之
毆罵真屬多事言賄則有據而承恩之索詐不可不懲
並杖不枉

王民

王民之毆死高保也以木棍如是而傷合矣以昧爽如是而時合矣以懼累闐壤之故如是而情合矣種種俱合則前之疑端不從此破後之死案不從此定乎此獄向當審錄叅詳時職曾亦反覆致疑以其無證焉恐非真也今乃不動一刑滿口自招夫天下之真有過於自招者乎夫真見高保之命實死於王民之手而尚欲議釋焉非特心之所不安亦法之所不敢出也不然屍親

證佐今俱化為烏有釋之夫誰禁者但恐鵠亭有冤鬼
而凶人漏吞舟也人命非輕妄為鍛鍊固非宜過為寬
縱亦不可勘對再三訊服無詞今而後庶乎其不冤矣
仍照原擬解奪

王家瑞

王家瑞假燒香以避差徭葉時新甘受寄以肆影射王
春融入室中而攫取所有劉希元因搬運而乾沒亦多
均為有罪前審已當矣但春融家瑞情關叔姪而避差

構訟雖是偷俗終當和息惟時新以青衿而干預人事
真有玷士風褫巾始足正法彼希元何人乃又無故駕
此大詞乎夥盜詐銀之語了不相蒙亦大誑矣看來王
氏叔姪相爭盡此輩小人者為之交構其間在時新為
家瑞塾師則左袒家瑞在希元為春融佃戶則左袒春
融致令起無風之波傾人家敗人產而中乃為所欲為
真可痛恨若不盡法處此兩人則王氏之爭終未有了
期也姑依後擬呈轉惜時新褫巾之外法無所加猶有

遺恨耳

韓大學

韓大學之與王氏打是真打縊是真縊前審已明無容復議矣但縊而死也則王九卿身死之告不可謂之全虛也然死而縊也則九卿打死之告又不可謂之盡實也以其告非全虛故不坐誣告而槩從輕杖以其告非盡實故遵原告解審之批而止解九卿之一人焉今蒙憲駁仍將二犯俱解仰候清審蓋單解并解均之遵憲

批也其罪姑照舊擬

李燦然

李燦然比狼之貪如狐斯媚乘病官之聾聵委轡不收
引族黨為腹心乘機肆詐如占田產占房屋貧者因而
受虧如嚇庫吏嚇櫃頭富者由之飲恨至於解銀之尅
除與夫工食之扣借又班班可數歷歷有憑真是借叢
為崇隨使眈眈者無人不取負嵎莫撓由是洵洵者遍
地皆然如此積蠹所當論配以儆貪縱者也若李榮廷

假燦然之勢而當快手論賊滿貫亦當坐配李中廷假
燦然之勢而應里書先已亡命仍應提結其賊分別給
主入官解審定奪

孔之升

大抵一縣每遇縣官委轡而奸人遂至蜂起如前恩縣
以病贖之後有大膽玩法侵盜庫藏者燕朝貴李燦然
是也有從旁挾制肆情嚇詐者孔之升劉恩澤是也有
因其盜者是真挾者有據遂假之牽連多人巧張騙局

者則誠可騰是也何一而非奸人哉總之朝貴新蒙憲訪正法而燦然又經馬院詳允應聽別案發落理難重科外而之升恩澤雖盜庫之告屬虛而嚇詐之情則實法宜按配至假詞網利之可騰若不一問其刁詭寧有已時哉相應俱照擬論徒其所開粘單唯關係燕李二犯者多真餘俱風影應遵本院毋得株連之批免究

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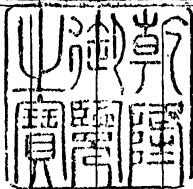
謀毆有准抵之例故殺無准抵之例如吳氏同母袁氏

殺死吳邦一案須辨其為毆殺為故殺而吳氏之生死
決矣據其緣罵而稱惡似非深謀據其從旁而刀砍似
非首惡固然刀何物也而加之吳邦之身非故殺而
持此耶賄番致死何事也而出之吳氏之口非故殺而
發此耶即投井自避亦事後膽之怯而卒無解於當時
手之毒也至夫鄰人聽聞乃聞其斃邦後倉皇之狀非
聞其兩相鬩搆也若是果相鬩鬪兩婦人豈制一壯男
子若孤雛然明是出其不意一刀砍死非故殺而何耶

此獄據兩人下手應坐謀殺然究之實先未有謀情特因其平日甘心之語偶為吳邦道破吳氏遂不覺憤與俱合而必欲一刃為快也雖未有謀而情則故矣律中謀毆例可准抵者謂原無殺人之心特毆之過重因而致死故共毆中有一死者遂足相抵情可無憾也乃吳氏則實有殺吳邦之心而袁氏豈能代吳氏之罪乎仍照原擬似不為枉

丁毓華

丁毓華幻若短狐貪如碩鼠業充探馬未幾也而又充
快手充掾吏何一身而三役之互更既騙馬頭不足也
而且騙生員騙上舍胡專利而多人之受累他如扣領
驛馬之工食橫索負家之子錢種種多端繫繫難悉均
屬肥已以瘠人豈念多藏而斂怨合擬徒配用以戢暴
懲貪斷令班銀分別入官給主



文忠集卷四